

布宜诺斯艾利斯 指南

第1卷，共2卷

已知与未知的景点



插画：费德里科·菲尔维达

建筑师

卡洛斯·菲尔维达

索引

36台球厅	蒙特塞拉特	55
乌里布鲁桥--横跨里亚丘埃洛河	新庞贝	56
伊里亚特药房--博物馆药房	巴拉卡斯	12
伽利略·伽利雷天文馆	巴勒莫	61
佩拉莱斯街区--庇隆主义社会住房	马塔德罗斯	50
公约通道	巴勒莫	70
劳工之子共济会会所	巴拉卡斯	10
千间小屋--利尼尔斯的铁路街区	利尼尔斯	48
博利尼通道	巴勒莫	69
博卡美术博物馆--金克拉·马丁	博卡区	45
卡利塞之家--雕塑立面	巴尔瓦内拉	6
卡洛斯·加德尔故居	阿巴斯托	2
卡洛斯·泰斯植物园	巴勒莫	59
卡瓦伊托历史有轨电车	卡巴伊托	25
卡费拉塔街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花园城市	卡巴伊托	24
和平酒馆--象棋之馆	国会区	34
国家国会宫	国会区	35
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	巴勒莫	63
圆顶圣母无染原罪宗座圣殿	贝尔格拉诺	22
圣卡洛斯与圣母进教之佑宗座圣殿	阿尔马格罗	5
坎宁厅--传统探戈舞会	巴勒莫	68
多雷戈筒仓--米内蒂磨坊的再生	科莱希亚莱斯	30
奥托·伍尔夫大楼--极致的折衷主义	蒙特塞拉特	53
宪法车站	宪法区	36
小径	博卡区	40
巴勒莫森林公园--二月三日公园	巴勒莫	65
巴勒莫苏荷与巴勒莫好莱坞	巴勒莫	66
巴勒莫阿根廷赛马场	巴勒莫	64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	阿格罗诺米亚	3
帕兰蒂之家--五月大道上的帕兰蒂	蒙特塞拉特	54
廉租公寓--博卡区的鲜活遗产	博卡区	46
弗洛伦西奥·巴尔卡塞通道	卡巴伊托	27
弗洛雷斯圣何塞宗座圣殿	弗洛雷斯	38
拉宁通道--马赛克小巷	巴拉卡斯	9
拉瓦列广场及其纪念性建筑群	国会区	32
拉美艺术博物馆	巴勒莫	62
拉雷塔博物馆与安达卢西亚花园	贝尔格拉诺	19
文艺复兴通道	巴拉卡斯	14
日本庭园	巴勒莫	60
普罗阿基金会	博卡区	42
月桂树--街区探戈舞会	巴拉卡斯	13
查卡里塔公墓	查卡里塔	28
玛戈咖啡馆--博耶多之酒馆	博耶多	23

索引

磨坊糖果店--修复后的遗产	国会区	33
科格兰车站及其街区	科格兰	29
科洛尼亚索拉--巴拉卡斯的铁路街区	巴拉卡斯	18
科连特斯大道--永不入眠的街道	国会区	31
穆西翁之家	巴尔瓦内拉	8
糖果盒--阿尔贝托·J·阿曼多体育场	博卡区	41
纪念碑体育场--河床竞技俱乐部	努涅斯	57
维鲁塔--探戈舞校与舞会	巴勒莫	67
罗查湾	博卡区	43
自来水宫	巴尔瓦内拉	7
蒙塞尼奥尔·埃斯皮诺萨街区	巴拉卡斯	17
蒙特卡斯特罗公园	蒙特卡斯特罗	52
记忆公园	努涅斯	58
贝尔格拉诺中国城	贝尔格拉诺	21
贝尔格拉诺陡坡公园	贝尔格拉诺	20
跳蚤市场	巴勒莫	71
达尔基耶通道	巴拉卡斯	15
进步咖啡馆	巴拉卡斯	11
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体育场	拉巴特尔纳尔	47
里瓦达维亚公园与旧书市集	卡巴伊托	26
阿古斯丁·巴尔迪通道	巴拉卡斯	16
阿尔马格罗圣洛伦索竞技俱乐部	阿尔马格罗	4
阿巴斯托市场	阿巴斯托	1
阿韦利亚内达浮运大桥	博卡区	44
马塔德罗斯市集	马塔德罗斯	49
马塔德罗斯牲畜市场	马塔德罗斯	51
马尔维纳斯群岛体育场--全体男孩俱乐部	弗洛雷斯塔	39
马拉多纳巨幅壁画	宪法区	37

街区

本卷收录的街区，按字母顺序排列。

阿巴斯托	1	宪法区	36
阿格罗诺米亚	3	弗洛雷斯	38
阿尔马格罗	4	弗洛雷斯塔	39
巴尔瓦内拉	6	博卡区	40
巴拉卡斯	9	拉巴特尔纳尔	47
贝尔格拉诺	19	利尼尔斯	48
博耶多	23	马塔德罗斯	49
卡巴伊托	24	蒙特卡斯特罗	52
查卡里塔	28	蒙特塞拉特	53
科格兰	29	新庞贝	56
科莱希亚莱斯	30	努涅斯	57
国会区	31	巴勒莫	59

阿巴斯托

- 阿巴斯托市场
- 卡洛斯·加德尔故居

阿巴斯托市场

阿巴斯托



摄影：Flickr用户 "ha_mas" ·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阿巴斯托市场拥有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引人入胜的建筑历史之一。它最初建于1893年，是这座城市的中央果蔬市场，后于1928年至1934年间被拆除重建，采用理性主义装饰艺术风格，使其成为阿根廷当时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它的混凝土拱顶、巨大的彩色玻璃窗以及钢铁与玻璃结构，在三十年代展现了一种少有建筑能够媲美的建造现代性。

市场一直运营到1984年才关闭，批发供应转移到了郊区的中央市场。此后十多年间，这座建筑一直处于废弃状态。1998年，它被改建为购物中心，这挽救了建筑结构，却也改变了它的用途：外墙、拱顶和彩色玻璃得以完整保留，内部则重新规划为商铺、影院和餐饮空间。

作者手记

阿巴斯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业遗产再利用所产生张力的最典型案例。建筑结构得以保存，但原有用途已经消失。作为建筑师，我更倾向于这种结果而非拆除，但我也理解那些为大众市场被国际品牌购物中心取代而感到惋惜的人。建筑赢了，街区却失去了一些东西。

卡洛斯·加德尔故居

阿巴斯托



摄影：Solana Malacco ·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在阿巴斯托一条僻静的街道上，距离那座为街区命名的市场仅几个街区之遥，一座外墙挂着纪念牌匾的低矮房屋，标示着这位成为探戈最普世象征的人物成长的地方。卡洛斯·加德尔自幼从法国图卢兹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便住在让·饶勒斯街735号，直到名声将他带往其他舞台。这座房屋如今是一座博物馆。

关于他出身的谜团是阿根廷文化中最持久的争论之一：他究竟出生于图卢兹，还是乌拉圭的塔夸雷姆博？没有人质疑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他的城市：阿巴斯托塑造了他，探戈成就了他，阿根廷则以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热情接纳了他。博物馆内收藏着他亲笔批注的乐谱、舞台戏服、国际巡演的照片，以及记录这位在三十年代于巴黎、纽约和马德里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样闻名的艺术家生平的文献。

作者手记

加德尔是最清楚地将布宜诺斯艾利斯带到世界地图上的艺术家。在加德尔之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城市；在加德尔之后，它成了一座拥有身份认同的城市。

阿格罗诺米亚

—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

这个街区兴起于19世纪末旧农学院所在的土地周边，保留着广阔的绿地，以及这座城市中并不多见的居住节奏。如今，它是一个宁静的街区，与大学生活、公园和低矮住宅紧密相连。

旅行者提示：

在农学院的花园中迷失自己吧，那些百年古树向愿意驻足倾听的人低语着植物学的秘密。到了秋天，这个街区染上一片黄褐色调，宛如印象派画作般动人。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

阿格罗诺米亚



摄影：Wikimedia Commons（自由许可；作者待确认）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院始建于1904年，占地35公顷，位于城市北端。校园内拥有一座树种超过500种的植物园，以及实验花园、苗圃和历史悠久的温室，构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大的大学绿地。

主楼建筑风格折衷，融入新殖民主义元素，建于20世纪初，是这座城市大学建筑遗产的一部分。花园对公众开放，提供一种不寻常的体验：在一个宁静的住宅区中穿行于公园规模的绿地之间，远离常规的旅游路线。

作者手记

农学院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三十五公顷的绿地，拥有一个足以媲美众多博物馆的植物收藏。

阿尔马格罗

- 阿尔马格罗圣洛伦索竞技俱乐部
- 圣卡洛斯与圣母进教之佑宗座圣殿

阿尔马格罗圣洛伦索竞技俱乐部

阿尔马格罗

阿尔马格罗圣洛伦索竞技俱乐部于1908年在阿尔马格罗街区成立，位于三十三东方大街、拉普拉塔大道、让·饶勒斯街与以色列国街之间的街区。据俱乐部传说，萨勒西安神父洛伦索·马萨在那个街角组织了最早的比赛，为的是让街区的孩子们远离街头。俱乐部的名字同时向创始神父与其所在街区致敬。

1979年，在最后一届军事独裁统治期间，俱乐部通过强制征用被剥夺了这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场地，原址后来建起了一座至今仍在营业的超市。圣洛伦索随后迁往弗洛雷斯街区，建成了佩德罗·比德加因体育场——俗称新加索梅特罗体育场，位于拉普拉塔大道1782号——于1993年落成。四十多年间，球迷们持续开展“重返加索梅特罗”运动，要求收回阿尔马格罗的原址，这是阿根廷足球史上最持久的街区身份认同表达之一。2015年，俱乐部依法收回了这块土地；在阿尔马格罗兴建新体育场的项目目前正在推进中。

作者手记

圣洛伦索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历史最为复杂的足球俱乐部：诞生于阿尔马格罗的一个街角，被独裁政权驱逐，在弗洛雷斯流亡四十年，如今正走在重返故土的路上。这段被剥夺与抗争的历史，让它超越了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意义。

圣卡洛斯与圣母进教之佑宗座圣殿

阿尔马格罗



摄影：C. Firvida

在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大道与金蒂诺·博卡尤瓦街的交汇处，矗立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雄伟、却也最少被游客造访的圣殿之一。圣卡洛斯与圣母进教之佑宗座圣殿由萨勒西安建筑师埃内斯托·维斯皮尼亚尼设计，建于1900年至1910年间，是萨勒西安修会在阿根廷建造的最大宗教建筑。1900年奠基时，时任总统胡利奥·阿根廷诺·罗卡担任奠基仪式的教父。

内部令每位来访者惊叹：高达四十五米的中殿、描绘圣鲍思高与进教之佑圣母生平场景的彩色玻璃窗、花岗岩华盖下的大理石主祭坛，以及由意大利艺术家绘制的拱顶壁画，共同营造出布宜诺斯艾利斯少有教堂能够比拟的氛围。这座教堂的墙壁承载着与阿根廷文化两位核心人物的联系：卡洛斯·加德尔幼年曾在此参加教区唱诗班歌唱，而后来成为教皇方济各的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利奥，则于1936年12月25日在此受洗。

作者手记

圣卡洛斯圣殿是阿尔马格罗最令毫无准备的访客感到惊讶的建筑。加德尔曾在这里的长椅上祈祷，贝尔戈利奥曾在这里受洗，这两点让它成为全城最充满民间历史底蕴的建筑之一。

巴尔瓦内拉

- 卡利塞之家——雕塑立面
- 自来水宫
- 穆西翁之家

卡利塞之家——雕塑立面

巴尔瓦内拉

在巴尔瓦内拉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街上，有一座以出人意料的力量令路人驻足的建筑。卡利塞之家建于1911年，其立面覆盖着三十九尊雕塑人物：擎天神像、女像柱、半身像、浮雕与装饰物层层叠叠地附着于砖墙之上，其繁复程度在全城再无第二座建筑可以比拟。

这座建筑由卡利塞家族委托建造，这是一家希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造能够彰显其财富与文化的意大利移民家庭。建筑师对这一诉求的理解近乎字面：他把立面变成了一部20世纪初装饰雕塑的详尽图录——寓意人物、面具浮雕、花环、立柱与檐口层层叠加，构成一幅需要多次造访才能看全的画面。卡利塞之家已被列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历史遗产。

作者手记

卡利塞之家比布宜诺斯艾利斯任何其他建筑都更能表达移民们证明自己已然“抵达”的渴望。在一条街区的立面上摆满三十九尊雕塑人物，是一种雄心的宣言，而这座城市宽容地接纳了它。

自来水宫

巴尔瓦内拉



摄影：C. Firvida

在科尔多瓦大道上，矗立着一座让初次见到它的人感到震撼的建筑——它的存在本不该出现在此处，却偏偏出现了。自来水宫建于1887年至1894年间，用于容纳城市自来水配水系统的水箱，是阿根廷建筑中最非凡的作品之一：一座伪装成宫殿的卫生基础设施，其奢华程度在一百三十年后，依然是日常事物之美的有力例证。

这座建筑由挪威建筑师奥拉夫·博耶设计，隶属于英国公司贝特曼、帕森斯与贝特曼，并由瑞典工程师卡洛斯·尼斯特罗默主持施工。立面结合了从英国与比利时进口的十三万块釉面砖与三十万块陶瓷构件，融合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与维多利亚建筑的影响。1989年，它被宣布为国家历史古迹。

作者手记

自来水宫是支持公共基础设施美学投资最有力的例证。当时的政府决定，一座水箱建筑也应当是美的。这个决定，让我们在一百三十年后依然从中获得愉悦。

穆西翁之家

巴尔瓦内拉



摄影：C. Firvida

在卡亚俄街与萨米恩托街的交汇处——1910年时这里还叫库约街——矗立着一座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在世纪之交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它因一个原因而声名远扬：它的窗户。穆西翁之家由建筑师埃米利奥·于热和维森特·科尔梅纳建于1910年前后，装有从法国进口的十二米高弧形玻璃，这在当时是一项真正的技术壮举：制造并运输如此规格的弧形玻璃，是当年世界上极少数城市才能解决的难题。

这座建筑是为古斯塔夫·穆西翁而建，他是一位身家百万的理发师兼美容师，其沙龙是全城最负盛名的——专为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的女士们提供香水、帽子、礼服、手套与紧身胸衣。后来，此处店面转手给了“两个世界”百货公司，这是一家由加泰罗尼亚人J·罗赫尔·巴莱特于1915年创立的连锁店。这座建筑保存至今，它的弧形玻璃窗，一个多世纪后依然是卡亚俄大道上最引人注目的木作细节之一。

作者手记

穆西翁之家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的价值不在于装饰，而在于木作工艺本身。1910年要把玻璃弯曲到那样的尺寸，是一个工程问题，而不是风格问题。每次经过卡亚俄街与萨米恩托街的交汇处，我都会想起，为了让那道在眼中如此简单的曲线成为可能，当年需要付出怎样的技术努力。

巴拉卡斯

- 拉宁通道——马赛克小巷
- 劳工之子共济会会所
- 进步咖啡馆
- 伊里亚特药房——博物馆药房
- 月桂树——街区探戈舞会
- 文艺复兴通道
- 达尔基耶通道
- 阿古斯丁·巴尔迪通道
- 蒙塞尼奥尔·埃斯皮诺萨街区
- 科洛尼亚索拉——巴拉卡斯的铁路街区

拉宁通道——马赛克小巷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巴拉卡斯有一条小巷，仿佛是从另一座城市搬来的。它的两个街区的低矮房屋完全被色彩浓烈的马赛克和陶瓷壁画所覆盖，人物、动物、几何图案与各种符号在一面又一面墙上连绵不绝。拉宁通道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持久、也最非凡的公共艺术项目之一。

这件作品出自艺术家马里诺·圣玛丽亚之手，他自1990年起在邻居的许可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在这些立面上作画。最初只是在自己家中的尝试，随着年复一年的推进，逐渐覆盖了整个街区的所有立面。圣玛丽亚与房主们合作设计每一幅马赛克，这也解释了为何在统一的美学之下呈现出风格与主题的多样性。在与苏亚雷斯大道交汇的拐角处，坐落着巴拉卡斯之花，一家见证了街区几十年生活的老酒馆。

2014年11月，这条小巷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宣布为文化利益场所及巴拉卡斯文化遗产。

作者手记

拉宁通道是我常用来回答“街头艺术是否能让一座城市变得更好”这个问题的例证之一。圣玛丽亚没有装饰这条小巷，而是彻底改变了它。那些一如既往的朴素房屋，变成了没有人能够忽视的存在。

劳工之子共济会会所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在巴拉卡斯一条安静的街道上，低矮房屋与仓库之间，突然出现一座不属于任何常规建筑风格的立面。劳工之子共济会会所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独特、也最鲜为人知的建筑之一：它的正面覆盖着以隐晦语言讲述共济会历史与价值观的符号、铭文与装饰元素。

该会所由十九世纪末抵达此地的移民工人——大多为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所创立，他们在共济会中找到了社交、教育与互助的空间。现存建筑建于二十世纪初，其立面承载着极高密度的象征符号：曲尺、圆规、五角星、立柱，以及一系列混合西班牙语与拉丁语的铭文。它是全城极少数从街上就能看到的共济会会所之一。

作者手记

巴拉卡斯共济会会所是让我驻足次数最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筑。它的立面在一条如此普通的街道上呈现出如此高密度的象征符号，形成一种令人不得不驻足观看的反差。这正是那种让人睁大眼睛漫步布宜诺斯艾利斯才会有所收获的发现。

进步咖啡馆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著名酒馆，其名字与所在街道常被收录进各类指南之中。但这座城市也有它的街区酒馆：那些不曾登上排行榜、因街区需要而存在，并靠常客们默默的忠诚维系至今的地方。巴拉卡斯的进步咖啡馆便是其中之一。它在同一个街角矗立了几十年，柜台依旧，灯光依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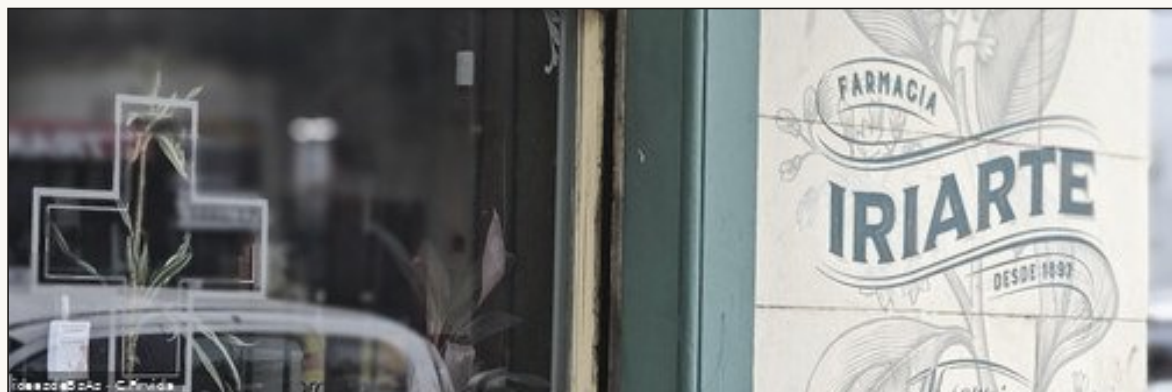
巴拉卡斯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被低估的街区之一。它的工业历史、十九世纪末的建筑，以及至今仍完好无损的街区生活，使其成为城南最有意思的区域之一。曾经改变了圣特尔莫与博卡区面貌的旅游压力，从未以同样的力度波及此地。进步咖啡馆正是这个仍在抵抗的巴拉卡斯的一部分：一家无需重塑自我，因为它从未停止做回自己的酒馆。

作者手记

进步咖啡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比任何纪念碑都更迫切需要保护的那类地方。纪念碑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但街区酒馆会。每当这样一家酒馆关闭，它带走的是任何书籍都无法弥补的几十年社会历史。

伊里亚特药房——博物馆药房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在巴拉卡斯的伊里亚特街与苏亚雷斯街交汇处，有一家仿佛凝固在时光中的药房。伊里亚特药房完整保留着20世纪初的内部装潢：高及天花板的角豆木货架、陈列着原装玻璃瓶的展示柜、年代久远的实验室器具，以及从未被任何翻修改动过的石灰岩马赛克地面。它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保存最完好的历史内部空间之一。

这家药房至今仍在正常营业。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并非一座冻结的博物馆，而是一门鲜活的生意，同时保存着那个药房曾是街区科学与知识生活中心的时代的物质文化。药剂师曾是权威与知识的象征——诊断、建议并配制药物的的人。伊里亚特药房的内部空间，正是这一角色与那个时代的实物见证。

作者手记

伊里亚特药房是巴拉卡斯最打动我这个建筑师的地方。并非因为建筑本身——它其实很朴素——而是因为保留它的这个决定：有人认定这个内部空间值得完整保存，而这份判断力，正是许多大型遗产项目也难以企及的智慧。

月桂树——街区探戈舞会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有为游客准备的探戈舞会，也有为本地人准备的探戈舞会。前者有表演、氛围灯光和四种语言的菜单；后者则有探戈、街坊邻里，以及在同一个夜晚尽情歌唱、跳舞、用餐的自在，仿佛只是享受生活，而无需表演。月桂树无疑属于后者：一家探戈依然按照原本方式延续的街区舞会。

能够登台歌唱，是月桂树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在大多数探戈舞会上，探戈只用来跳，不用来唱：现场歌声早已被录音取代。而在这里，探戈演唱的传统依然存在——任何想上台与乐队一起歌唱的人，都可以这样做。其结果是那种街区探戈一直以来特有的专业与业余的混合。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少数几个探戈仍在“发生”而非仅供“观赏”的地方之一。

作者手记

月桂树是我曾去感受街区探戈的地方。街区舞会的那份随性——年龄的混杂、没有任何摆拍、人们是为了跳舞而来而非为了被人看见——是游客探戈永远无法复制的东西。

文艺复兴通道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这条小巷的名字并非纪念某位民族英雄，也非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道出了一种憧憬：那是一个工人阶级与移民聚居的街区，在20世纪初选择用这门语言中最充满未来感的词语为自己命名。自19世纪末起，巴拉卡斯便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与东欧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的廉租公寓与作坊中，构筑起一种重新开始的理念。

"文艺复兴"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凝聚了这一理念。这是佩尔德列尔街与圣埃莱娜街之间的一整个街区，一百米以人性尺度建成的平民城市，材料朴素，却拥有一份未被时间抹去的尊严。这些立面结合了清水砖与简洁的装饰元素——檐口、门楣、线脚——展示出移民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平民建筑，即便预算有限，也怀有美学上的追求。

作者手记

文艺复兴通道正是那种让漫步布宜诺斯艾利斯变得值得的地方。一个用这门语言中最充满希望的词语为自己命名的街区，由那些比起当下更相信未来的移民建造而成。

达尔基耶通道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巴拉卡斯有一条呈大写字母C形状的小巷。它被设计成这样的弧形，为的是将罗卡铁路线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车站建筑环抱其中——一座红砖建筑，被这条小巷环绕，仿佛试图将它护佑于时光之外。

达尔基耶通道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南最出人意料地发现之一：一整个街区20世纪初的低矮房屋，围绕着火车站蜿蜒而建，形成一种任何城市地图都无法预见的几何形态。原始的石板路面、清水砖立面，以及在房屋与铁路路堤之间生长起来的植被，赋予这条小巷一种另一个时代的街区氛围，一种被时间温柔以待的氛围。这是那种只有靠双脚才能发现的地方之一。

作者手记

达尔基耶通道是巴拉卡斯最能感受到街区与铁路之间关系的地方。这条小巷为环抱车站而画出的弧线，也是对逝去时光的一种拥抱。

阿古斯丁·巴尔迪通道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在达尔基耶通道几米之外，紧贴着同一条高架铁轨的路堤，是阿古斯丁·巴尔迪通道。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句音乐宣言：巴尔迪是探戈老一辈作曲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尽管他一生都以那种无需被看见也能被听见的低调方式生活。

他于1884年出生于拉斯弗洛雷斯，幼年时来到巴拉卡斯，此后数十年间在这个街区的酒馆与咖啡馆中演奏，同时过着另一重身份的生活——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后来还升任经理。这种“夜晚是艺术家，白天是职员”的双重生活，是极其“波尔特尼奥”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特有的）。像《瞎眼公鸡》和《芒刺》这样的探戈曲目，是经典曲目中演绎层次最丰富的作品之一。以他命名的这条小巷规模朴素而亲切，两旁是20世纪初的低矮房屋——正是这位受纪念之人的真实写照。

作者手记

阿古斯丁·巴尔迪谱写了历史上最出色的一些探戈曲目，却以一家保险公司经理的身份离世。巴拉卡斯的一条小巷以他命名，这正是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才会施行的那种迟来的公正。

蒙塞尼奥尔·埃斯皮诺萨街区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在巴拉卡斯的中心地带，佩尔德列尔街、阿尔瓦拉多街、加利福尼亚街与圣埃莱娜街围合而成的街区里，一座红砖大拱门宣告着布宜诺斯艾利斯保存最完好的工人住宅区之一的入口。蒙塞尼奥尔·埃斯皮诺萨街区建于1917年至1923年间，由阿根廷天主教人民联盟发起，该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建筑材料——石灰、砖块、水泥——建造了六十四座住宅，专为人口众多、经济拮据的家庭而设。

这片土地由莱安德罗·佩雷拉·伊罗拉捐赠，项目由建筑师阿尔弗雷多·库库鲁·库鲁切特设计，将住宅安排成八个围绕中央绿地的组团，林荫内街至今依然让这片街区带有一种封闭式社区的气质。街区的名字纪念的是被称为“安东尼奥神父”的大主教马里亚诺·安东尼奥·埃斯皮诺萨，他恰好在1923年街区落成的当天去世。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工人住宅逐渐成为巴拉卡斯最受追捧的地址之一。

作者手记

蒙塞尼奥尔·埃斯皮诺萨街区是一个让我倍感亲切的悖论：一个专为无产家庭构想的建筑群，一个世纪后竟成了一处独享的世外桃源。建筑本身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它周围的城市。这也是遗产的一种形式。

科洛尼亚索拉——巴拉卡斯的铁路街区

巴拉卡斯



摄影：C. Firvida

在澳大利亚大道上，佩尔德列尔街与圣埃莱娜街之间，一组带有两层楼木质走廊的砖砌房屋，保存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早的铁路工人街区之一的记忆。科洛尼亚索拉建于1890年，由英国的南方铁路公司出资建造，用以安置附近索拉车站（如今已不复存在的一座货运车站）的工人。

这片建筑群由四栋一层加阁楼的建筑组成，每栋十六户，其建筑风格直接呼应伦敦东区与利物浦的工人街区：清水砖墙、木制门窗，以及既是通道又是社交场所的通长走廊。几十年来，居民们组织起互助协会，如今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业主，至今仍居住在距离铁轨和当初赋予它生命的铁路集装箱仅几步之遥的地方。

作者手记

科洛尼亚索拉证明了，铁路时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仅建造了车站：它还带来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人住房模式，直接从英国的工业城市移植而来。一个多世纪后，这里的居民最终成为了这些房屋的主人，这是很少有街区能够展示的一种静默的平反。

贝尔格拉诺

- 拉雷塔博物馆与安达卢西亚花园
- 贝尔格拉诺陡坡公园
- 贝尔格拉诺中国城
- 圆顶圣母无染原罪宗座圣殿

拉雷塔博物馆与安达卢西亚花园

贝尔格拉诺

在贝尔格拉诺一条游客罕至的住宅街道上，坐落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美丽、也最鲜为人知的博物馆之一。恩里克·拉雷塔故居博物馆坐落于这位阿根廷作家兼外交官于1916年建造的宅邸中，其花园按照安达卢西亚园艺原则设计，在一座从未培育过封闭式遮荫花园的城市中实属罕见。

恩里克·拉雷塔著有小说《堂拉米罗的荣耀》，故事背景设定在16世纪的西班牙，在20世纪初取得国际性的成功。他对中世纪西班牙的热情并不止于写作：这座宅邸复刻了安达卢西亚庄园的建筑与花园——中央喷泉、橙树、柏树，以及一条仿佛从科尔多瓦或塞维利亚搬来的拱廊。博物馆内收藏着他在外交生涯中积累的西班牙艺术藏品。

作者手记

拉雷塔花园是我所知造访贝尔格拉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它是一种完美的时代错置：16世纪的西班牙出现在21世纪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运转得如此自然，任何主题公园都难以效仿。

贝尔格拉诺陡坡公园

贝尔格拉诺

贝尔格拉诺陡坡公园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受喜爱、却也最鲜为人知的公共空间之一。这座公园由卡洛斯·泰斯于19世纪末沿着曾经面向河流的古老陡坡边缘设计而成，将布宜诺斯艾利斯罕见的地形与葱郁的植被，以及这座城市其他地方逐渐失去的宁静街区氛围结合在一起。

地势的起伏——某些地方落差超过十米——创造出这座城市其他平坦公园无法复现的视角与尺度感。沿陡坡而下的小径、连接不同高度的阶梯，以及观景台上的长椅，让人在不同时刻、不同季节都能获得不一样的公园体验。每逢周日，沿内部步道搭起的手工艺市集，让陡坡公园成为街区最热闹的聚会地点之一。

作者手记

贝尔格拉诺陡坡公园证明了良好的地形本身就能造就一座出色的公园。泰斯明白，地势的起伏是这片土地最宝贵的资产，于是将其转化为整个设计的核心要素。

贝尔格拉诺中国城

贝尔格拉诺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国城是阿根廷唯一的中国城，也是全世界最小的中国城之一：仅有阿里巴尼奥斯街在胡拉门托街与拉普拉塔河之间的两个街区。虽然面积不大，密度却极高：这两个街区挤满了亚洲食品杂货店、中式、台式与日式餐厅、装饰品商店和草药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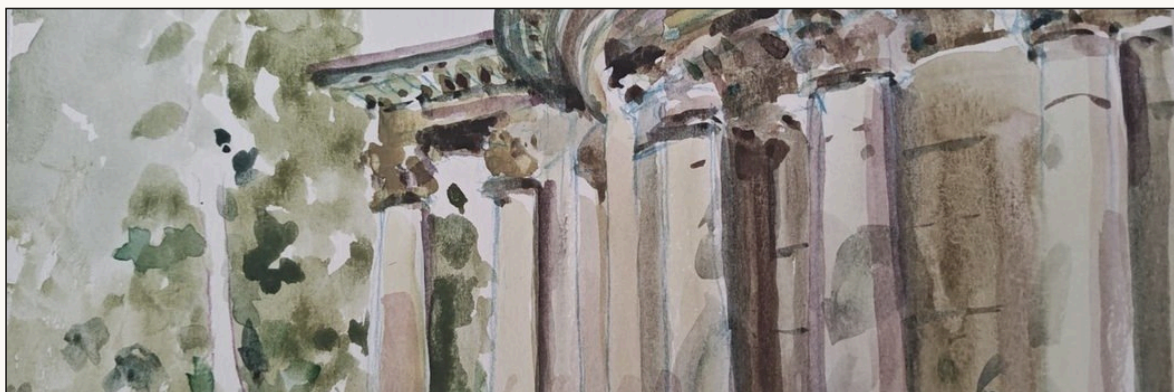
华人社区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在贝尔格拉诺的这一带落脚，被低廉的租金和靠近贝尔格拉诺市场的地理位置所吸引。如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亚裔社区包括华人、台湾人、韩国人与日本人，而中国城正是这一存在最直观的体现。农历新年庆典——舞龙、烟花，以及溢出这两个街区的人潮——是全城最受欢迎的街头活动之一。

作者手记

中国城虽小却密集。这两个街区所汇聚的亚洲商品、美食与文化的多样性，超过了拉丁美洲其他城市规模大得多的中国城。它紧凑的尺度让人易于走遍，也让人难以忘怀。

圆顶圣母无染原罪宗座圣殿

贝尔格拉诺



摄影：C. Firvida

本地人称它为"la Redonda"（圆的），这个名字说明了一切：圣母无染原罪宗座圣殿拥有圆形平面与巨大的中央穹顶，使它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独一无二的建筑体。1878年，按照建筑师埃内斯托·邦格的设计落成，其直径三十五米的穹顶，是全城最大的穹顶之一。

邦格设计了一座新拜占庭风格的圣殿，参照了基督教传统中伟大的穹顶建筑：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与罗马的万神殿。这座由八根立柱支撑、留出中央自由空间的穹顶，营造出阿根廷宗教建筑中罕见的室内采光效果。内部以马赛克与壁画装饰，覆盖穹顶与侧礼拜堂的表面，其装饰密度与外部立面的简朴形成鲜明对比。

作者手记

圆顶圣母堂是最让初次到访的建筑师感到惊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筑。这样一座圆形平面的建筑坐落于贝尔格拉诺的中心，在本地建筑传统中并无先例，至今依然如落成之日般奇特而美丽。

博耶多

— 玛戈咖啡馆——博耶多之酒馆

玛戈咖啡馆——博耶多之酒馆

博耶多

博耶多大道拥有属于自己的知名酒馆与美食传奇。玛戈咖啡馆被列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著名酒馆”，自20世纪初起便是这个街区的聚会点：大理石桌面、木制柜台，以及面向大道的大窗，见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几十年的生活，装潢与场所精神几乎未曾改变。

博耶多是探戈、萨伊内特（一种阿根廷通俗喜剧）与平民文学的街区：这里曾是奥梅罗·曼西、何塞·冈萨雷斯·卡斯蒂略，以及那一代二十年代文人的聚集地，他们在下棋的同一间咖啡馆里争论政治与艺术。玛戈咖啡馆经历了这段历史，并将它保留在自己的墙壁之中。几十年来，火鸡三明治一直是这个街区点单率最高的菜品——一种与这家酒馆本身同样根深蒂固的传统。

作者手记

玛戈咖啡馆正是让博耶多之所以是博耶多，而非另一个普通街区的那种地方。没有这家街角的酒馆，博耶多大道只会是又一条大道；有了它，这里便成了一个依然认得出自己的街区的重心所在。

卡巴伊托

- 卡费拉塔街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花园城市
- 卡瓦伊托历史有轨电车
- 里瓦达维亚公园与旧书市集
- 弗洛伦西奥·巴尔卡塞通道

卡费拉塔街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花园城市

卡巴伊托

在查卡布科公园街区，距离圣胡安大道几个街区之遥，有一片仿佛属于另一座城市的房屋群。卡费拉塔街区建于1912年至1921年间，由国家廉租住房委员会兴建，是阿根廷最早的社会住房项目之一。这里的一百座单层房屋各带前院、鹅卵石街道与林荫人行道，营造出一种市中心早已失去的亲密与宁静。

该项目遵循了埃比尼泽·霍华德式英国花园城市的原则：低密度独栋住宅，配有私人及共享绿地，前院将住宅与街道温和地隔开，形成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的柔和过渡。这种模式在卡费拉塔找到了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朴素、也最成功的版本。该街区已被列为历史保护区。

作者手记

卡费拉塔街区证明了社会住房若被当作城市项目而非应急方案来构思，同样可以美丽、体面而持久。这些建于1912年的房屋至今仍有人居住，依然令人向往——这是对优秀设计最有力的证明。

卡瓦伊托历史有轨电车

卡巴伊托

布宜诺斯艾利斯曾拥有拉丁美洲最庞大的有轨电车网络。数百条线路曾以私家车在短短几十年间摧毁殆尽的效率，连接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街区。1963年，最后一列常规运营的有轨电车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消失，成为全球范围内那种以汽车取代公共交通的逻辑的又一牺牲品。

卡瓦伊托历史有轨电车是这段历史唯一的幸存者：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如今仍在运行的唯一一列有轨电车。它沿着常规运营终止时被保留下来的原始轨道，在卡瓦伊托穿行几个街区的短程线路，并在周六、周日作为流动博物馆运营。车厢均为原装，由创立协会以保存这一城市交通遗珍的邻居们亲手修复。

作者手记

卡瓦伊托有轨电车带来的感动，远超它本身的规模。乘着一辆三十年代的车，在街区街道上行驶那短短几分钟，是任何静态博物馆都无法替代的时光机器。

里瓦达维亚公园与旧书市集

卡巴伊托

卡瓦伊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居中的街区，里瓦达维亚公园则是它的核心。这座略超过四公顷的公园，将葱郁的植被与体育设施、休闲区，以及一个在其内部步道上运营了几十年的旧书市集融为一体——对许多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来说，这个市集正是造访此地的主要理由。

里瓦达维亚公园的旧书市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历史最悠久、也最受欢迎的旧书市集。周末在树荫下摆开的摊位，出售从世界文学经典到旧杂志、阿根廷漫画和二手技术书籍等各种物品。里瓦达维亚公园的书商们已在同一个摊位坚守了几十年，他们对自家藏书的了解精准程度，是任何数字书店的算法都无法企及的。

作者手记

里瓦达维亚公园的旧书市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少有的商业节奏与阅读节奏相契合的地方之一。在这些摊位间花上一个小时寻找一本书，那份从容不迫的态度，与你日后阅读它时的心境如出一辙。

弗洛伦西奥·巴尔卡塞通道

卡巴伊托



摄影：C. Firvida

这条小巷在定下现在的名字之前，曾三易其名。它最初被称为维德拉·多尔纳，得名于1920年代之前一直居住在1886年建于此地一座宅邸中的家族。1933年，市政府又将其更名为“非洲”——没有人清楚缘由，居民们也并不喜欢这个名字。

1945年，两位当时居住在此的作家——拉斐尔·阿尔贝托·阿列塔与康拉多·纳莱·罗克斯洛——说服当局再次更名。他们提议纪念弗洛伦西奥·巴尔卡塞，一位19世纪年仅二十一岁便英年早逝的诗人，却留下了充满情感的作品。他是马尔科·巴尔卡塞将军之子——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座城市正是以其名字命名——他活着的时间恰好足以写出被同代人认定为出类拔萃的诗句。这条小巷宁静而绿荫环绕，两旁是卡瓦伊托20世纪初典型的单层住宅。

作者手记

弗洛伦西奥·巴尔卡塞通道保存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化史。两位作家邻居说服市政府将一条街道以一位二十一岁早逝的诗人命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

查卡里塔

— 查卡里塔公墓

查卡里塔公墓

查卡里塔

查卡里塔公墓是阿根廷最大的公墓，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公墓之一。它占地七十公顷，安葬着超过一百万座墓穴——是雷科莱塔公墓的十倍——其历史与1871年黄热病疫情的悲惨起源紧密相连，那场疫情夺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逾一万三千人的生命，迫使这座城市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开辟一座应急新公墓。

与雷科莱塔公墓——贵族气派、紧凑而富于雕塑感——不同，查卡里塔拥有平民城市那种规模与多样性。卡洛斯·加德尔、胡安·多明戈·庇隆、阿尼瓦尔·特罗伊洛、奥斯瓦尔多·普格里塞，以及数十位探戈、政治与阿根廷文化领域的人物长眠于此。加德尔的墓是造访人数最多的一座：他的崇拜者们会在墓上那尊铜像的手指间放上点燃的香烟，延续着一项自1935年以来从未间断的传统。

作者手记

查卡里塔是最让我以城市空间的视角产生兴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墓。它的规模宛如一座城中之城，拥有自己的大道、广场与街区。雷科莱塔是一座博物馆，查卡里塔则是一个街区。

科格兰

— 科格兰车站及其街区

科格兰车站及其街区

科格兰



Foto C. Firvida

科格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鲜为人知的街区之一，也是最宁静的街区之一。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一座铁路村落，当时中央阿根廷铁路公司在这座城市的北端建立了自己的车间，街区名称即来自当时公司总监、爱尔兰工程师约翰·科格兰。木结构车站与围绕铁轨而建的砖房，至今仍保留着那段起源时期的面貌。

这个街区人口仅约四千——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最少的街区——而这种亲密的尺度，正是它在这座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最与众不同的特征。林荫街道、带前院的单层住宅，以及高层建筑的缺席，营造出一种与城市其他地方的喧嚣形成对比的宁静村落氛围。科格兰车站以其木结构与漆面铁皮建造而成，是英式铁路遗留下来的珍贵遗迹，而这个街区保护它的忠实程度，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少有地方能够企及的。

车站周围的绿地——科格兰小广场——已被宣布为历史保护区。车站的社区图书馆也设于此处，获得市议会认可，自20世纪70年代起，科格兰车站之友协会一直组织文化活动，延续着这个街区的精神。

作者手记

科格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能清楚感受到这座城市本可以有所不同的街区。那种村落般的尺度、没有高层建筑的街道、相对的宁静——这一切都表明，密度并非不可避免的宿命，而是一种选择。

科莱希亚莱斯

— 多雷戈筒仓——米内蒂磨坊的再生

曾经是农庄与乡间庄园，随着铁路的扩展逐渐城市化。如今，这里融合了住宅区与新兴的美食及文化聚集地。

旅行者提示：

科莱希亚莱斯是一个晚起晚睡的街区。它的酒吧与新兴艺术画廊，是寻找超越寻常之物者的庇护所。

多雷戈筒仓——米内蒂磨坊的再生

科莱希亚莱斯



摄影：C. Firvida

在多雷戈街，科莱希亚莱斯与巴勒莫好莱坞的交界处，矗立着一组建筑，很少有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能猜到它们的真实来历。多雷戈筒仓自1921年起曾是米内蒂磨坊：一座面粉加工厂，拥有自己的砖砌建筑 and 一排筒仓，通过专用铁路支线与外界相连，从潘帕斯草原运来小麦，再将磨好的面粉运出。

这座磨坊一直运营到20世纪80年代。1993年，这座工业建筑群被改造为住宅和办公用途，保留了两座砖砌建筑（各约30米乘80米）的原始结构，并将筒仓重新诠释为弧形住宅体量。如今，这里成为一个拥有花园、泳池、宛如封闭式社区规模的建筑群——尽管大多数住户并不知晓，但它依然在门内保留着当初赋予它生命的工业逻辑。

作者手记

多雷戈筒仓很好地证明了一点：改造再利用并不总是意味着把建筑变成博物馆。在这里，工业建筑彻底转变为住宅，以至于这座建筑失去了原本的可读性。作为建筑师，我对这种不事声张的改造很感兴趣——它不炫耀自己的过去，只是默默地继承了它。

国会区

- 科连特斯大道——永不入眠的街道
- 拉瓦列广场及其纪念性建筑群
- 磨坊糖果店——修复后的遗产
- 和平酒馆——象棋之馆
- 国家国会宫

科连特斯大道——永不入眠的街道

国会区

科连特斯大道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底蕴最深厚的街道，也是拉丁美洲最独特的街道之一。它“永不入眠”的绰号并非夸张：营业至凌晨两点的书店、演出结束往往过了午夜才散场的剧院，以及在散场后接待演员与观众的酒馆，共同营造出这座城市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夜生活。

从卡亚俄街到方尖碑之间的路段，聚集着阿根廷密度最高的旧书店群。这些书店——许多已在同一地点经营了几十年——同时也是交谈与发现的场所：熟知库存的书商、与诗歌区融为一体的哲学区，以及那本恰好出现在你从未想过去寻找的地方的意外之书。科连特斯的戏剧传统同样强大：从国家官方剧院到小型独立舞台，这条大道汇聚着全城最密集的现场演出。

作者手记

科连特斯大道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一个凌晨两点买书的人可能比喝啤酒的人还多的地方。这种文化上的反常——一座夜晚在阅读的城市——正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与众不同的原因所在。

拉瓦列广场及其纪念性建筑群

国会区

拉瓦列广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出色的城市空间组合之一，尽管很少有旅游指南给予它应有的关注。这片位于塔尔卡瓦诺街、图库曼街、利伯塔德街与拉瓦列街之间的绿地，被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三座建筑所环绕：西侧是科隆剧院，东侧是司法宫，北侧则是塞万提斯国家剧院。

如此高规格的机构建筑群围绕同一个公共空间聚集，即便放眼全世界任何城市，也是极为罕见的。塞万提斯国家剧院落成于1921年，由西班牙演员玛丽亚·格雷罗与费尔南多·迪亚斯·德·门多萨兴建，后捐赠给阿根廷政府。它带有西班牙银匠风格的立面，与科隆剧院的学院派折衷主义、司法宫的新古典主义形成对话，让三种不同的欧洲建筑传统在同一个公共空间中交相辉映。

作者手记

拉瓦列广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机构建筑密度最高、品质最出色的公共空间。三座具有纪念性规模的建筑，三种不同的风格传统，共存于同一片广场却毫无违和感：这正是一座优秀城市该有的模样。

磨坊糖果店——修复后的遗产

国会区

磨坊糖果店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受喜爱、也最饱经沧桑的建筑之一。它于1916年落成，由建筑师弗朗西斯科·贾诺蒂设计，采用华丽的意大利新艺术风格，几十年来一直是从国会大厦对面走来的政治人物的聚会地点。1997年——历经几十年的衰败之后——它的关闭被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视为一场重大的文化损失。

这座建筑闲置并持续恶化超过二十年，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遗产保护缺失最显眼的象征。2018年启动、2022年完成的修复工程，以专家称之为阿根廷历史上最彻底的修复项目之一的忠实度，恢复了它的马赛克、彩色玻璃、穹顶与多彩陶瓷立面。如今它对外开放导览参观，但尚未恢复商业咖啡馆的营业。

作者手记

磨坊糖果店的修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多年来最好的遗产保护消息。一座装饰复杂度如此之高——马赛克、彩色玻璃、穹顶、多彩陶瓷——的建筑能够以如此忠实的程度得到修复，证明了只要有政治意愿和资源，这是可以做到的。

和平酒馆——象棋之馆

国会区

在科连特斯街与蒙得维的亚街的交汇处，距离方尖碑几步之遥、距国会大厦也仅几个街区，和平酒馆几十年来一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知识分子与波希米亚生活的聚会地点之一。大多数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所熟知的和平酒馆——一楼，带着桌椅与柜台——其实只是这家酒馆的一半。楼上，那些更为僻静的桌子与更为安静的氛围，多年来一直是棋手们摆开棋盘、一坐数小时的空间。

科连特斯大道曾有一种从四十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传统——设有棋桌的酒馆。这一传统让和平酒馆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象棋生活的中心之一。这家酒馆已被授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著名酒馆”称号，这一荣誉表彰的正是它作为文化社交空间的价值。

作者手记

和平酒馆多年来是我常去的象棋酒馆之一。咖啡、外面科连特斯大道的喧嚣，与棋局的寂静交织在一起，这种感觉是任何其他场所都无法复制的。一家能够容许这种寂静存在于如此喧闹之中的酒馆，是一家真正理解这座城市的酒馆。

国家国会宫

国会区



摄影：C. Firvida

国家国会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具辨识度的建筑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立法机构建筑之一。它由意大利建筑师维托里奥·梅亚诺设计，建于1896年至1906年间，其高达八十米的巨大青铜穹顶，在所有汇聚于国会广场的大道上都能望见，主宰着国会周边的天际线。

梅亚诺设计了一座学院派折衷风格的建筑，参照了美国国会大厦与匈牙利议会大厦：中央穹顶、两翼对称的建筑体，以及带有列柱与山花的立面，以石材表达出世纪之交阿根廷的共和理想。内部——会议大厅、大理石楼梯与寓意壁画——在国会休会期间可预约导览参观。

作者手记

国会宫是最清楚表达1880一代政治与建筑抱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筑。从方尖碑就能望见的那座青铜穹顶，就是为了被人看见而设计的：它是一种宣言，宣告阿根廷想要作为一个国家而被认真对待。

宪法区

— 宪法车站

— 马拉多纳巨幅壁画

这个街区围绕着一座主要铁路枢纽发展而成。历史上便与交通运输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至今仍是重要的交通与城市活动节点。

旅行者提示：

宪法车站是一座钢铁大教堂，每天都有数百万个故事在此交汇。站在它的大厅之中，去感受一座永不入眠的城市所拥有的能量。

宪法车站

宪法区

宪法车站是阿根廷南部最重要的铁路枢纽。它以现在的形态于1887年落成，此后建筑历经多次重建与扩建，最终在20世纪定型为如今的面貌。它的中央大厅采用铁梁与天窗结构，每天承载着数十万人往返于市中心与南部郊区之间的人流。

这座车站同时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复杂性的象征：城中再没有其他空间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汇聚如此多元的人群。移民、劳工、街头小贩、学生与游客共同穿行于同一站台，上演着一场混乱的舞蹈，比任何博物馆都更真实地捕捉到21世纪真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作者手记

宪法车站算不上美丽，却是真实的。而正是在这份真实之中——在这座被百万次脚步磨损的大厅里——蕴含着比任何修复一新的立面更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马拉多纳巨幅壁画

宪法区

在宪法街区，圣胡安大道与萨尔塔街的交汇处，自2016年起矗立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大的壁画之一。这幅由艺术家马丁·龙创作的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肖像，覆盖了一栋六层建筑的整面侧墙，以纪念碑般的尺度再现了这位球员最具标志性的照片：卷曲的头发、阿根廷队球衣，以及专注的目光。

马丁·龙是国际影响力最大的阿根廷壁画艺术家，以其在世界各地城市创作的大尺幅、令人过目难忘的肖像壁画而闻名。这幅位于宪法区的马拉多纳壁画是他造访人数最多的作品之一：这幅肖像技艺之精湛，即便尺幅巨大也保持了写实感，而选择宪法区——一个拥有强烈平民身份认同的街区——作为地点，让这幅壁画成为全城对这位球员最真挚的纪念碑之一。

作者手记

宪法区的马拉多纳壁画，是比任何青铜雕像都更为诚实的纪念碑。它位于一个平民街区，画在一面侧墙上，从街上就能看见，无需门票，也没有开放时间。这种艺术面向公众的民主性，正是马拉多纳所代表的一切。

弗洛雷斯

— 弗洛雷斯圣何塞宗座圣殿

曾是一座独立的乡镇，19世纪被并入城市，在阿根廷政治史上曾扮演重要角色。如今是一个多元、人口稠密、商业活动活跃的街区。

旅行者提示：

弗洛雷斯曾是两度出任阿根廷总统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的街区，他的故居至今仍见证着那个激进梦想的时代。

弗洛雷斯圣何塞宗座圣殿

弗洛雷斯

弗洛雷斯圣何塞宗座圣殿建于1831年至1883年间，坐落在一座此前的殖民时期小教堂的原址上，是阿根廷宗教历史上最重要的教堂之一。它的新罗曼式建筑，配有双塔与高耸的中殿，近两百年来一直主宰着这个街区的天际线。它已被宣布为国家历史古迹。

这座圣殿在当代历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利奥曾在此受洗，也正是在这里，他在十七岁时感受到日后促使他成为教皇方济各的宗教召唤。一块牌匾纪念着这位未来教宗在卡洛斯·杜阿尔特·伊瓦拉神父的告解室前，感受到上帝正在等待他的那一刻。

作者手记

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更宏伟的教堂，但很少有哪座教堂承载着如此贴近当下的历史。弗洛雷斯圣殿通过世界天主教最广为人知的人物，将19世纪与21世纪连接在一起。

弗洛雷斯塔

— 马尔维纳斯群岛体育场——全体男孩俱乐部

这个街区诞生于城市西区的铁路与郊区别墅周边，保留着强烈的居住区身份认同。如今，这里将街区传统与本地规模的商业活动融为一体。

旅行者提示：

弗洛雷斯塔是人行道上喝马黛茶、聊天聊到深夜的街区。

马尔维纳斯群岛体育场——全体男孩俱乐部

弗洛雷斯塔

全体男孩竞技俱乐部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体育场落成于1913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足球场。它的原始结构在整个20世纪逐步被混凝土看台取代，但自创立以来定义这家俱乐部的街区精神始终未变。

全体男孩是阿根廷足球中最受喜爱的俱乐部之一，尽管它从未赢得过顶级联赛冠军。它的故事就是平民足球的故事：无以复加的热情、有限的资源，以及一种世代相传、场场爆满的街区忠诚。这座坐落于弗洛雷斯塔的体育场证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体育无需庞大预算，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作者手记

全体男孩是那种选择街区而非记分牌的俱乐部。它那座已有百年历史的体育场，比许多新体育场都更为诚实：它毫无粉饰地展现自己本来的样子。

博卡区

- 小径
- 糖果盒——阿尔贝托·J·阿曼多体育场
- 普罗阿基金会
- 罗查湾
- 阿韦利亚内达浮运大桥
- 博卡美术博物馆——金克拉·马丁
- 廉租公寓——博卡区的鲜活遗产

小径

博卡区

小径大概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拍照次数最多的地方。色彩鲜艳的波纹铁皮立面、街角的探戈人偶，以及铺着方格桌布的餐馆，共同构成了一张世界即刻就能与这座城市联系起来的明信片。但在这幅画面背后，藏着一段更为复杂、也更为有趣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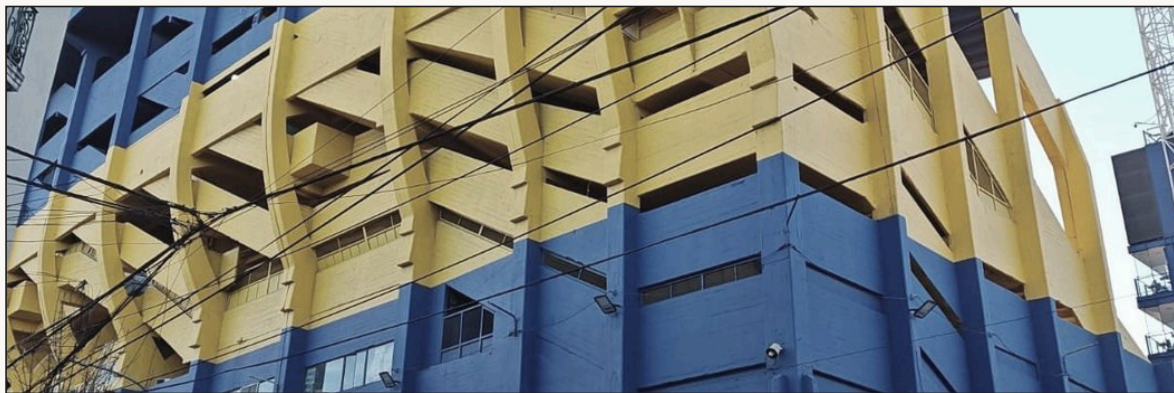
小径并非一直是一条游览步道。直到20世纪初，它不过是一条流入里亚丘埃洛河的小溪河道，两旁是抵达港口的移民们居住的廉租公寓。是画家贝尼托·金克拉·马丁在20世纪中叶，推动了将这里改造成露天步道的进程，他说服邻居们用船厂剩余的油漆粉刷自家立面。游客通常没有看到的是，小径只是一个远比这一条街道延伸得更广的街区的冰山一角。

作者手记

小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选择以其最具风情的一面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地方。这样做自有其问题——过度旅游化确实存在——但这种把生存所需转化为身份认同的集体决定中，也蕴含着某种真挚的东西。

糖果盒——阿尔贝托·J·阿曼多体育场

博卡区



摄影：C. Firvida

有一些是足球场，有一些是圣殿。糖果盒两者兼是。阿尔贝托·J·阿曼多体育场因其方正紧凑、宛如一盒糖果的外形，被普遍称为“糖果盒”，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建筑空间之一。

这座建筑于1938年由建筑师维克托·苏尔奇奇设计，工程师何塞·路易斯·德尔皮尼与劳尔·贝斯参与其中，1940年落成。由于街区中心地块的尺寸限制，建造三座垂直看台与一座低矮平台的决定，造就了一种任何现代体育场都未能复现的音效与观众与球场之间的亲近感。当糖果盒摇晃时，它是真的在摇晃：五万人同步跳跃时，整座建筑结构都会共振。导览参观可以带你走过原始更衣室、通往球场的通道，以及博卡激情博物馆。

作者手记

糖果盒是我所知唯一一座地块限制反而造就了比拥有开阔空间更出色建筑的体育场。将体育场嵌入城市肌理的需求，正是催生出这种独一无二垂直性的原因。

普罗阿基金会

博卡区

在小径的南端，游览步道渐渐消失在里亚丘埃洛河岸边的地方，坐落着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空间之一。普罗阿基金会占据着一座经过精心修复的20世纪初建筑，可直接眺望河流，其展览项目曾包括杜尚、蒙德里安与沃霍尔等众多艺术家的作品。

该基金会成立于1996年，旨在为博卡区带来一处国际水准的艺术空间。这座建筑由建筑师吉列尔莫·布罗姆与费德里科·凯罗利改造，他们在保留历史立面的同时，将内部转化为一个灵活的现代展览空间。可以俯瞰里亚丘埃洛河与尼古拉斯·阿韦利亚内达大桥的屋顶露台，是全城最独特的观景点之一。普罗阿的咖啡馆，配有临河露台，本身也是一个值得造访的目的地。

作者手记

普罗阿证明了完全可以在一个历史上被忽视的街区中建立一座顶级艺术空间，而不将这个街区排除在项目之外。选择将它设在博卡区，本身也是一种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希望成为怎样一座城市的宣言。

罗查湾

博卡区

在博卡区有一个地方，里亚丘埃洛河在此拐弯，整座城市仿佛也随之停顿。罗查湾——得名于河流在此处形成的弯道——是艺术家们拍摄和描绘次数最多、却也是普通大众最鲜为人知的城市风景之一。金克拉·马丁曾数十次将它画入画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摄影师们每个季节都会重返此地。

从岸边望去，映入眼帘的是远处的尼古拉斯·阿韦利亚内达浮运大桥、至今仍在里亚丘埃洛河上航行的驳船与拖船，以及沿河而立的仓库与工业厂房立面。这是一幅将港口基础设施的宏大尺度与一个用港口自身材料建造起来的街区那份粗粝质感融为一体的画面。这个名字源自托马斯·德罗查，他是18世纪末最早在这片河岸定居的居民之一。

作者手记

罗查湾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像金克拉画作的地方。这并非因为它被理想化了，而是因为这位画家看到的正是那里本来的样子：一种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粗粝之美。

阿韦利亚内达浮运大桥

博卡区

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少有工程作品具备尼古拉斯·阿韦利亚内达浮运大桥那样的实体存在感与历史分量。它那涂成氧化红色的钢铁结构，自1914年起便主宰着里亚丘埃洛河的天际线，以这座城市其他任何桥梁都无法比拟的宏伟气势，将博卡区与巴拉卡斯连接在一起。

浮运系统——一个悬挂式平台，无需接触水面即可将车辆与行人从一岸运往另一岸——是一项让吃水较深的船只得以通行，而不必中断河运交通的工程解决方案。这座大桥于1960年停止运营，此后一直作为20世纪初港口工程的纪念性见证保存至今。它于1997年被宣布为国家历史古迹。它高达五十五米的桥塔与桁架梁，让结构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清晰可见。

作者手记

阿韦利亚内达大桥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一座在气势上足以与欧洲各大城市的著名桥梁相媲美的工程作品。它坐落在博卡区——这座城市最被忽视的街区——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城市之美是如何被分配的。

博卡美术博物馆——金克拉·马丁

博卡区

贝尼托·金克拉·马丁于1890年出生在博卡区的一座廉租公寓中，出生时即被遗弃，后被一户烧炭工人家庭收养。他于1977年去世时，已是阿根廷最受欢迎的画家，也是拉丁美洲最知名的画家之一。以他名字命名的这座博物馆，就坐落在这位艺术家生前生活与工作了几十年的同一栋建筑中。

画家的画室完好保留着金克拉生前的样貌，是博物馆中最动人的空间之一：画笔、调色板与画架，诉说了一种与工作场所密不可分的工作方式。永久馆藏包括这位艺术家的九百余件作品，以及博卡画派其他画家的作品。金克拉同时也是一位非凡的慈善家：他用绘画所得的收入建造了一所学校、一座剧院、一所幼儿园，以及博物馆本身，全部捐赠给了这个街区。

作者手记

金克拉是最能解释博卡区的艺术家。这并非因为他美化了这个街区，而是因为他在它的粗粝之中看到了一种尊严，而这座城市其他地方花了几十年才认识到这一点。他把一切都回馈给塑造了他的街区，这份慷慨也是这幅肖像的一部分。

廉租公寓——博卡区的鲜活遗产

博卡区

廉租公寓是大规模移民浪潮下的居住解决方案。1880年至1930年间，超过三百万欧洲移民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这座城市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来安置他们。城南的老房子被分割成最小的房间，出租给整个家庭居住。这些房间朝向一个共用的院子，人们在那里做饭、洗衣、抚养孩子，并构筑起一种全新的集体身份认同。

博卡区是廉租公寓最典型的街区。抵达里亚丘埃洛河的移民们在港口附近安家：南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东欧犹太人。那些漆成明亮色彩的铁皮立面，并非一种原创的艺术选择：它们是就地取用港口现有材料的结果——船上剩余的铁皮、仓库里剩下的油漆。博卡区的廉租公寓，正是因需求而生、最终演变为身份认同的建筑。

作者手记

廉租公寓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一切独特之处的源头：探戈、伦法多俚语、文化的交融、波尔特尼奥美食。那个曾有十种不同语言共存的共用院子，正是这座城市身份认同得以炼成的实验室。

拉巴特尔纳尔

— 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体育场

这个街区形成于20世纪初，围绕着工人阶级地块与新兴城市基础设施发展而成，至今保留着强烈的社区认同感。如今，它是一个中等规模、街区生活活跃的住宅区。

拉巴特尔纳尔以其与迭戈·马拉多纳的深厚渊源而闻名，他在1978年至1980年效力阿根廷青年队期间曾居住于此。该俱乐部的体育场——后更名为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体育场——正是这位"金童"锤炼职业生涯的舞台。

旅行者提示：

拉巴特尔纳尔是马拉多纳的街区：他在这里出生，在泥土街道上学会踢球，这位"金童"正是在此炼成。在拉斯卡诺街2257号，马拉多纳与家人曾居住的小型故居博物馆对外开放，而阿根廷青年队体育场——顶级联赛中最小的体育场——承载着阿根廷历史上最伟大球员的记忆。这个街区无需纪念碑：它拥有更好的东西。

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体育场

拉巴特尔纳尔

阿根廷青年竞技俱乐部的体育场——为纪念1976年至1981年间在此成长的球员而更名为迭戈·阿曼多·马拉多纳——是阿根廷顶级联赛中规模最小的体育场。它仅能容纳约二万六千名观众，紧凑的几何结构却营造出比其十倍规模的体育场更为强烈的声浪效果。

正是在这座体育场，一个名叫迭戈·马拉多纳的十五岁少年，于1976年10月22日完成了他的顶级联赛首秀。狭小的球场、几乎触及场地的包厢，以及俯身贴近草皮的看台，共同构成了一个球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达到现代足球中罕见的亲密程度的空间。

作者手记

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恰恰在最小的体育场里在足球世界中诞生，这其中似乎带着某种悖论。但这正是马拉多纳：最伟大的事物，总是来自最卑微的地方。

利尼尔斯

— 千间小屋——利尼尔斯的铁路街区

千间小屋——利尼尔斯的铁路街区

利尼尔斯

千间小屋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发形成的“街区中的街区”之一。这个民间称谓，指的是二十年代为安置铁路工人——其中许多是英国移民——而建造的一片独栋住宅群，这些工人负责铺设与维护北线的铁轨。

一百年后，这些带前院、瓦片屋顶的清水砖房屋依然有人居住，且保存得异常完好。它们复刻了英国铁路公司随着机车一同输出到世界各地的英式郊区小屋模式：小巧、带花园，兼具一种与周边布宜诺斯艾利斯密集环境形成对比的私密感与家居尺度。这是英国铁路按照自身形象塑造出的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围绕其车间与车站兴起的街区中，留下的一处幸存片段。

作者手记

千间小屋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少数几个至今仍能看见英国铁路留下的实体印记的地方之一，而不只是那些车站本身。这些为铁路工人建造的砖瓦房屋，是一份很少有书籍会提及的城市历史文献。

马塔德罗斯

- 马塔德罗斯市集
- 佩拉莱斯街区——庇隆主义社会住房
- 马塔德罗斯牲畜市场

马塔德罗斯市集

马塔德罗斯

马塔德罗斯市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所能提供的最真实的阿根廷民间文化体验。圣特尔莫与雷科莱塔的市集主要面向游客和都市设计消费群体，马塔德罗斯市集则是另一回事：它是被搬进城市里的潘帕斯草原，是被移植到这座城市最具牧场特色的历史牲畜围场上的内陆民俗风情。

在市集开放的那些周日——每年三月至十二月——马塔德罗斯变成了首都之内的一片内陆天地。市集占据科拉莱斯广场周边的街道，摆满来自全国各地的手工艺品，展示克里奥尔骑术、高乔人技艺，以及现场民谣音乐表演。美食是这场体验的核心部分：恩帕纳达、洛克罗炖菜、香肠和乡村糕点在环绕广场的摊位上出售。人群中既有街区家庭，也有游客，还有专程为了这份体验而从城市其他地方赶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作者手记

马塔德罗斯市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不加修饰地展现内陆阿根廷——高乔人、民俗文化——的地方。它不是为游客准备的表演：它是一个街区在认出自己。

佩拉莱斯街区——庇隆主义社会住房

马塔德罗斯

在埃娃·庇隆大道与利桑德罗·德拉托雷街的交汇处，正对着新芝加哥队的球场，坐落着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市历史上最具意义、却也最鲜为人知的住宅群之一。佩拉莱斯街区是胡安·多明戈·庇隆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四十年代兴建的一处平民住宅区，是一项改变了城南面貌的社会住房政策的一部分。

此处住宅群按照当时现代城市规划的原则建造：中等高度的楼群之间留有充裕的绿地，融入住宅区的社区设施——学校、商店、聚会空间——以及一种在不落入曾定义欧洲大型住宅区那种巨型化倾向的前提下，让大规模住房项目也充满人性化尺度的设计。佩拉莱斯街区是国家建筑如何在不追求纪念性的前提下，依然能够慷慨而有尊严的一个例证。

作者手记

佩拉莱斯街区是庇隆主义将平民住房理解为尊严问题而非单纯数量问题的最清晰例证。此处住宅群的人性化尺度、绿地以及设施的整合，是一堂近几十年的私人开发项目鲜少能够企及的城市规划课。

马塔德罗斯牲畜市场

马塔德罗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牲畜市场是阿根廷最大的牲畜市场，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牲畜市场之一。它位于城市西南端，占地两百公顷的围栏、通道、拍卖场与冷藏加工厂，是一条始于潮湿潘帕斯草原田野、终结于城市肉店与超市的产业链的终点。这是一处大多数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从未见过、却每天都在依赖的基础设施。

该市场于19世纪末落成于马塔德罗斯，当时城市的扩张已使屠宰场继续留在市中心变得不可持续。直接通往围栏的铁路轨道，让牲畜得以从潘帕斯草原运来，而无需驱赶着穿过市区街道。这个建筑群的构造——砖铁结构的仓棚、木制围栏，以及举行拍卖的中央广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保存最完好的19世纪末工业建筑群之一。

作者手记

牲畜市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能清晰感受到这座城市与潘帕斯草原历史渊源的地方。19世纪缔造这个国家的所有财富，都曾经过这里——毫不夸张地说。

蒙特卡斯特罗

— 蒙特卡斯特罗公园

这个街区在昔日郊区农庄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主要在整个20世纪逐渐成型。如今是一个宁静的住宅区，以低矮房屋与社区空间著称。

旅行者提示：

蒙特卡斯特罗是寂静与开阔天空的街区。它那不慌不忙的广场与街道，是市中心喧嚣最好的解药。

蒙特卡斯特罗公园

蒙特卡斯特罗

占地二十二公顷的蒙特卡斯特罗公园，是与之同名街区的中央绿地。这座公园建在昔日佩德罗·费尔南德斯·德·卡斯特罗庄园的土地上——街区正是因此得名——设有人工湖、露天圆形剧场、体育场以及大片林地，使其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区的绿肺。

这座公园在街区之外鲜为人知，这反而赋予了它一种在城市更为热门的绿地中难以寻觅的宁静。它那林荫环绕的小径，依然保留着巴勒莫那些大公园早已在几十年前失去的街区公园气质。

作者手记

蒙特卡斯特罗证明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的绿地，比居民们所以为的还要多。这些被旅游路线忽视的街区公园，或许才是全城最本真的存在。

蒙特塞拉特

- 奥托·伍尔夫大楼——极致的折衷主义
- 帕兰蒂之家——五月大道上的帕兰蒂
- 36台球厅

奥托·伍尔夫大楼——极致的折衷主义

蒙特塞拉特

五月大道汇聚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折衷主义风格中装饰最繁复的一批建筑，但很少有能与奥托·伍尔夫大楼的华美程度相媲美。这座建筑为纪念其名的德国商人而建，建于1910年至1913年间，坐落在五月大道的一个街角，融合了维也纳新艺术运动、德国巴洛克与法国学院派的风格——一种唯有20世纪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才能孕育出的混合体。

伍尔夫大楼的立面是一套需要花时间细细品读的图像叙事。托举檐口的女性人像、带有寓言场景的圆形浮雕、装点街角的穹顶，以及饰有植物纹样线脚的窗户，共同构成了一种将神话元素与装饰元素无缝融合的视觉语言。在这条以装饰竞赛为常态的五月大道上，伍尔夫大楼与周遭环境相得益彰。

作者手记

伍尔夫大楼恰好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折衷主义的边界之上。再多一分就会流于俗艳；再少一分就只是五月大道上又一座普通建筑。它作为建筑物的价值，正在于这个精准的临界点上。

帕兰蒂之家——五月大道上的帕兰蒂

蒙特塞拉特

马里奥·帕兰蒂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历史上最独树一帜的建筑师。作为巴罗洛宫——但丁《神曲》的三维再现——的设计者，帕兰蒂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其他作品，同样怀有相同的象征雄心与形式上的繁复。五月大道上的帕兰蒂之家便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作品之一：一座出租公寓楼，是这位建筑师以他最知名作品同等的创作强度亲自设计的。

帕兰蒂于1909年从意大利来到阿根廷，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到了一座愿意接纳其富有远见、特立独行的建筑风格的城市。他作品中那种融合意大利中世纪元素、东方元素与象征性装饰的特质，即便在今天看来依然如落成之初那般奇特。立面的每一个细节，都留下了这位视每一个项目为表达世界观之机会的建筑师的印记。

作者手记

帕兰蒂是最让我着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筑师，恰恰因为他是最特立独行的一位。一个在伊里戈延街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出《神曲》的人，他与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任何建筑史教科书都难以完全解释的。

36台球厅

蒙特塞拉特



摄影：C. Firvida

在五月大道1271号，距离国会仅几步之遥，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令人怀念的著名酒馆之一自1894年起一直营业至今。36台球厅几乎是在这条大道本身刚刚建成之际开门迎客，将寻常的咖啡馆与那个时代波尔特尼奥人最热衷的娱乐——台球——结合在一起。它的名字并非偶然，指的正是它曾经拥有的球桌数量；在它那传说中的地下室里，至今仍保留着八张历经一百二十多年、已经修复的台球桌，以及九张桌球台。

承载它的这座建筑采用法国学院派风格，由建筑师蒂芬和科尔梅纳于1914年为“法国-阿根廷”保险公司建造。曾下榻附近卡斯特拉尔酒店的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以及好几代波尔特尼奥记者与知识分子，都曾在这里的球桌旁流连。这家酒馆在2013年被一家比萨连锁品牌收购后一度关闭，但在2014年经过彻底修复后重新开业，让地下室重现昔日的光彩。如今，它已被官方正式认定为“市民记忆的鲜活见证”。

作者手记

36台球厅拥有一样很少有著名酒馆仍然保留的东西：完好无损的原始用途。它不是一家曾经摆过台球桌的咖啡馆，而是一家台球厅，恰好也供应咖啡——正如它自1894年以来一直如此。比起装潢，这种功能上的延续性，才是它无可替代的原因。

新庞贝

— 乌里布鲁桥——横跨里亚丘埃洛河

这个街区与城南的工业发展及20世纪初的平民阶层扩张紧密相连，至今仍保留着与探戈及劳动文化息息相关的浓厚民间传统。

旅行者提示：

新庞贝是探戈舞会与奥梅罗·曼西的街区，他懂得如何用一种至今仍余韵未散的忧伤，歌唱这座城市的南方。

乌里布鲁桥——横跨里亚丘埃洛河

新庞贝

乌里布鲁桥由英国公司多曼朗建于1914年，是南美洲仍在使用的最后几座旋转桥之一。它的旋转机制——通过桥面绕中轴旋转来放行船只——是为里亚丘埃洛河当年作为繁忙商业航道的港口活动而设计的。

如今，这座桥连接着新庞贝、巴拉卡斯与阿韦利亚内达。尽管里亚丘埃洛河已不再承载往昔的河运交通，这座旋转机制至今仍保持可操作状态。它铆接的铁结构，是20世纪初工业工程的珍贵见证。

作者手记

里亚丘埃洛河名声不佳，却理应得到更好的评价。乌里布鲁桥——那套上个世纪的机械装置至今仍在运转——正是它两岸拥有比许多博物馆更丰富历史的证明。

努涅斯

- 纪念碑体育场——河床竞技俱乐部
- 记忆公园

纪念碑体育场——河床竞技俱乐部

努涅斯

纪念碑体育场是南美洲最大的足球场。它拥有85,018个座位——这是2023年一次改造工程的成果，拆除了跑道并将看台向球场拉近——从菲格罗亚·阿尔科尔塔大道望去，形成一座宛如城中之城的建筑体量。这座体育场由河床俱乐部于1938年落成，2022年官方名称纳入了创戈马斯超市连锁品牌的冠名权，尽管球迷们依旧只称它为“纪念碑”。

这座体育场曾是1978年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场地，阿根廷在那场比赛中击败了荷兰。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扩建，将使其容量提升至超过十万人，令纪念碑体育场跻身全球最大体育场之列。

作者手记

纪念碑体育场把人性化尺度推向了极致：八万五千人齐声歌唱所创造的体验，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其他任何空间都无法比拟的。作为建筑师，这座体育场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在毫无装饰的情况下所达成的效果：纯粹的形式服务于集体情感。

记忆公园

努涅斯

在拉普拉塔河北岸大道沿岸，有一座公园，它同时是一座雕塑花园、一处纪念场所，也是一个观景台。记忆公园于2007年落成，用以纪念阿根廷最后一届军事独裁统治期间（1976—1983年）国家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这片沿河而设的十四公顷土地上，坐落着受害者纪念碑，以及一批阿根廷与国际艺术家的雕塑作品。

这座纪念碑——由建筑师克劳迪奥·费拉里、阿德里亚娜·劳里亚、阿纳贝尔·斯托帕尼与诺埃米·斯莫伦斯基设计——由一条长两百米、蜿蜒曲折的沟渠构成，三万名失踪者的姓名被镌刻在花岗岩石板上。将其朝向河流而建的决定，蕴含着刻意的象征意义：许多受害者曾在所谓的“死亡飞行”中，被从飞机上抛入拉普拉塔河。

作者手记

记忆公园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成功的公共记忆空间。那条镌刻着姓名、面朝曾接纳失踪者的河流的沟渠，拥有一种更宏大的纪念碑都无法企及的克制与力量。

巴勒莫

- 卡洛斯·泰斯植物园
- 日本庭园
- 伽利略·伽利雷天文馆
- 拉美艺术博物馆
- 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
- 巴勒莫阿根廷赛马场
- 巴勒莫森林公园——二月三日公园
- 巴勒莫苏荷与巴勒莫好莱坞
- 维鲁塔——探戈舞校与舞会
- 坎宁厅——传统探戈舞会
- 博利尼通道
- 公约通道
- 跳蚤市场

卡洛斯·泰斯植物园

巴勒莫

在巴勒莫的中心地带，被圣菲大道与拉斯埃拉斯大道的喧嚣所环绕，有一座占地七公顷的花园，时间在这里仿佛静止。卡洛斯·泰斯植物园落成于1898年，以其创建者的名字命名：法国景观建筑师卡洛斯·泰斯，他还设计了巴勒莫森林公园以及城中数十座广场与公园。

泰斯将这座花园构想为一处植物研究空间，同时也是一座承袭19世纪欧洲园林传统的休闲花园。园内收藏的五千五百个植物物种按地理区域与植物科属分类，营造出仅需几步之遥便能从温带森林走进热带丛林的游览路线。19世纪末的铁艺与玻璃温室，本身就是极具遗产价值的工业建筑作品。这座花园也是数百只由志愿邻居照料的城市流浪猫的栖身之所。

作者手记

植物园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能清晰感受到城市与自然反差的地方。从它的任何一扇门走进，都能立刻获得一种少有其他体验能够比拟的、与城市喧嚣的即刻隔绝。

日本庭园

巴勒莫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本庭园是日本以外规模最大的一座。它占地5.5公顷，按照日本古典园艺原则设计，配有锦鲤池、木桥与宝塔，使其成为一处值得作为设计作品被认真对待的空间。

这座庭园于1967年落成，是阿根廷日裔社区在独立一百五十周年庆典之际，献给阿根廷人民的礼物。这份馈赠不仅包括设计本身，还包括从日本运来的植物、石材与建筑元素。日本园艺的诸多原则——不对称、以留白作为构图元素、以微缩形式呈现自然——营造出一种与城中任何其他花园截然不同的空间体验。

作者手记

日本庭园证明了日本设计的原则——不对称、静谧、以间接方式呈现自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运作得如同在京都一样出色。这个空间的人性化尺度，从不让人感到渺小，正是它最大的美德。

伽利略·伽利雷天文馆

巴勒莫

在巴勒莫森林公园中，一座人工湖之上，矗立着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独特的建筑之一。伽利略·伽利雷天文馆落成于1966年，外形宛如一只停靠在三条混凝土支腿上的飞碟——这一造型在六十年代直接令人联想到科幻小说，而近六十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显得奇特而迷人。

这座建筑由阿根廷建筑师恩里克·扬设计，他通过一种将技术需求转化为主导性形式元素的结构，解决了容纳一个用于天文投影所必需的巨大球形穹顶的难题。这座建筑顶端直径二十米的穹顶并非偶然：它是建造逻辑被推向其最具表现力结论的产物。天文馆的放映活动，以全城独一无二的精度与规模，将夜空投射在内部的穹顶之上。

作者手记

天文馆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清楚地属于自己那个时代、却丝毫不显陈旧的建筑。六十年代那种科学与空间上的乐观主义——相信未来就在星辰之中——被永远定格在了这座漂浮于巴勒莫湖面之上的穹顶之中。

拉美艺术博物馆

巴勒莫



摄影：C. Firvida

拉美艺术博物馆是阿根廷参观人数最多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也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它于2001年以企业家爱德华多·科斯坦蒂尼的藏品为基础落成，汇聚了20世纪拉丁美洲艺术大师的作品：弗里达·卡罗、迭戈·里维拉、塔尔西拉·杜·阿马拉尔、许尔·索拉尔与安东尼奥·贝尔尼，及众多其他艺术家。

这座建筑由科尔多瓦建筑师加斯东·阿特曼、马丁·富尔卡德与阿尔弗雷多·塔皮亚设计，是1997年国际竞赛的获胜方案。这一设计通过一种混凝土与玻璃结构，解决了容纳大型艺术作品的难题，营造出带有顶部自然采光的双层挑高空间，非常适合欣赏大幅画作。它面向菲格罗亚·阿尔科尔塔大道的立面，配以巨大的倾斜混凝土面板，是当代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富冲击力的建筑干预之一。

作者手记

几年前我去马尔巴的电影院看电影。我走进几乎座无虚席的放映厅，坐下后发现，就在我前排的座位上，正是克洛林多·特斯塔的背影和后脑勺——在我毕业前将近两年，我曾与他共事过。我向他打招呼，他转过头，站起身，我们拥抱了一下。灯光渐暗，他转过身问我：你怎么样？我回答说很好……而且现在坐在最伟大的建筑师身后，感觉更好了。特斯塔转回头，微笑着看着我说：卡洛斯，世上没有伟大的建筑师……只有伟大的客户。真是个伟大的人，克洛林多。

马尔巴在阿根廷解决了一个鲜少有拉丁美洲博物馆认真面对过的问题：如何建造一座不与作品争夺焦点、反而能为其增色的当代艺术馆舍。这个解决方案——自然光、中性空间、宽绰的尺度——朴素而完美。

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

巴勒莫

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坐落于埃拉苏里斯宫，该宫殿由法国建筑师勒内·塞尔让设计，于1911年至1918年间为埃拉苏里斯—阿尔维亚尔家族建造。这座路易十六风格的宫殿，对其巴黎原型的忠实程度之高，让人难以相信它竟坐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勒内·塞尔让是20世纪初欧洲与美洲贵族最青睐的建筑师。埃拉苏里斯宫是他在南美洲的唯一作品，被视为这片大陆最重要的私人宫殿之一。博物馆的藏品包括18世纪的法国家具、欧洲银器、佛兰德挂毯、塞夫勒瓷器，以及埃尔·格列柯、马奈与罗丹的画作。这整体组合——建筑、花园与藏品——是对阿根廷美好时代精英美学的一次全方位沉浸体验。

作者手记

埃拉苏里斯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以最协调、也最奢华的方式表达阿根廷寡头阶层欧洲幻想的地方。这并非怀旧：这是一份记录着某个阿根廷曾渴望成为怎样存在的非凡历史文献。

巴勒莫阿根廷赛马场

巴勒莫

巴勒莫阿根廷赛马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被低估的建筑群之一。它落成于1908年，折衷风格的看台、马厩围场、马房，以及一条两公里长的椭圆形跑道，共同构成了一个占地超过五十公顷、宛如城中自成一体世界的建筑群。

看台主楼的设计参照了美好时代欧洲各大赛马场的范本：巴黎的隆尚与英国的皇家阿斯科特。有顶盖的走廊、私人包厢、投注大厅，以及可俯瞰跑道的露台，共同营造出这座城市中鲜有其他建筑能够媲美的观赏性建筑。这座赛马场的规模——只有走进内部才能真正感受到——正是它留给初次到访者的惊喜之一：巴勒莫中心那片五十公顷的绿地，从街区任何一条街道都无法窥见。

作者手记

赛马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筑领域保守得最好的秘密。它那些美好时代风格的看台，与这座城市同时代的任何建筑相比都毫不逊色，但由于它坐落在一处封闭场地之内，很少有人能一睹真容。这是巴勒莫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

巴勒莫森林公园——二月三日公园

巴勒莫

巴勒莫森林公园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大的绿地。这片超过四百公顷的公园、湖泊、花园与林荫大道，由卡洛斯·泰斯于19世纪末按照英国景观设计的原则设计而成：经过规划的自然，模仿着自然本身的率性，蜿蜒的小径营造惊喜，倒映天空的水面宛如明镜。

玫瑰园是公园内最为正式、也最受欢迎的花园。它拥有一万八千株玫瑰，六百个不同品种，每年春天绽放出壮观的花景。玫瑰园的设计——威尼斯式小桥与中央凉亭——是欧洲浪漫主义花园成功移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气候之下的一个范例。公园内还设有日本庭园、植物园、天文馆与赛马场，使森林公园成为全城最大的露天文化综合体。

作者手记

巴勒莫森林公园是19世纪留给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持久的礼物。泰斯明白，一座没有绿肺的城市是一座病态的城市，于是他设计出一座在1900年运转良好、如今依然运转良好的公园。

巴勒莫苏荷与巴勒莫好莱坞

巴勒莫

巴勒莫苏荷与巴勒莫好莱坞，是民间用法赋予巴勒莫街区两个区域的名字，这两片区域自九十年代起开始经历加速转型。曾经是一个夹杂着零星工业与仓库的中产阶级住宅区，摇身一变，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设计、美食与夜生活的中心地带。

巴勒莫苏荷之名取自纽约的苏荷区，因为这里的形成过程与之相似：寻找廉价空间的艺术家与设计师大师们在此开设工作室，随之而来的是餐馆、精品店与人潮。巴勒莫好莱坞则因九十年代大量电视制作公司入驻而得名。如今，这两个微型街区在功能上——设计、美食、夜生活——已几乎无法区分，尽管各自仍保有独特的身份认同。

作者手记

巴勒莫苏荷与好莱坞是最清晰的例证，说明当城市政策不加干预时，一座城市会如何自下而上地实现转型。而问题始终如一：推动转型的人，最终总会被从中获利的人所取代。

维鲁塔——探戈舞校与舞会

巴勒莫

探戈不是靠观看学会的：而是靠跳舞学会的。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真理被践行得最为热烈、观众也最为多元的地方，就是维鲁塔。它坐落在巴勒莫的亚美尼亚俱乐部地下室，维鲁塔同时是一所探戈舞校、一场舞会，也是一个专程为学习与跳舞而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际社群的聚会点。

这里的模式将初学者课程与一直跳到天亮的舞会结合在一起。开始于晚上九点左右的舞前课程，让各个水平的舞者都能在正式舞会开始前热身与学习。这种"先上课、再在同一空间跳舞"的模式，正是维鲁塔区别于其他探戈舞会的地方，也解释了它为何能够如此顺畅地将初学者与经验丰富的舞者融为一体。

作者手记

维鲁塔是最能清楚展现探戈国际维度的探戈舞会。当迪萨尔利的音乐在背景中响起，听见有人用日语、德语或希伯来语要求上课，这种体验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才能提供。

坎宁厅——传统探戈舞会

巴勒莫

如果说维鲁塔是新一代的探戈舞会，坎宁厅便是传统的探戈舞会。坎宁厅坐落在斯卡拉布里尼·奥尔蒂斯大道，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探戈以最忠实于其历史规则的方式被实践的地方：逆时针环绕舞池的圆舞、“眼神邀约”（cabeceo）、成套音乐与间奏、紧密的拥抱，以及作为一种沟通方式的沉默。

坎宁厅的历史，早于如今在此举办的探戈舞会本身。这座建筑建于四十年代，最初是一座舞会与派对厅，其建筑设计——巨大的木质舞池、供乐队演奏的舞台、两侧的包厢与后方的酒吧——正是专为社交舞蹈而构思的。正是这种空间与用途之间的高度契合，让坎宁厅成为全城功能最完备的舞厅之一。

作者手记

坎宁厅是探戈以最严谨、同时也最不矫揉造作的方式被实践的地方。这种结合——探戈舞会礼仪的严谨与几十年舞龄的从容——正是探戈得以延续所必需的东西。

博利尼通道

巴勒莫

在巴勒莫的中心地带，距离喧闹的大道与时髦的酒吧仅几步之遥，有一条街道仿佛属于另一座城市、另一个时代。博利尼通道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上镜的街道之一：两个铺满鹅卵石的街区，两旁是低矮房屋、花园，以及在路面上方形形成绿荫穹顶的树木。

这条小巷得名于佩德罗·博利尼，一位19世纪末的意大利商人，他将自己的土地细分，创建了一条由独栋住宅组成的私人街道。这种布局——内部通道、狭窄的临街面与前院——在移民时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十分常见，而博利尼通道是极少数在规模上未曾被改变而幸存至今的例子之一。这些房屋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民居建筑的一部浓缩图录：意大利风格、新艺术运动风格与折衷主义风格，共存于每位业主依照自己品味加以改造的立面之上。

作者手记

博利尼通道是我常向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参观的建筑师推荐的地方之一，用以理解人性化尺度是如何在城市肌理中运作的。这条小巷的比例——宽度、高度、绿化——所营造出的空间体验，没有哪本城市规划教科书能比周二下午五点在此散步描述得更清楚。

公约通道

巴勒莫



摄影：C. Firvida

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以自身历史为自己命名的习惯。这座城市的街道与小巷记录着战役、总统、诗人、省份与国家纪念日。公约通道之名，源自19世纪下半叶赋予这个国家制度形态的制宪会议，尤其是1853年颁布《国家宪法》的那次会议。

这条小巷坐落在巴勒莫好莱坞的中心地带，被这个街区特有的酒吧、餐厅与制作公司所环绕。它那亲密的尺度——仅有几米宽，两侧是两三层建筑——与周边街道的喧嚣形成对比，在这座城市最热闹的街区之一中，营造出一处停顿的空间。占据其一楼的餐饮场所，让它成为一个夜间目的地，混杂着街区居民与专程为其餐厅而来的顾客。

作者手记

公约通道是亲密尺度如何能与城市活力共存的完美例证。就在巴勒莫好莱坞的正中央，这短短几米的小巷营造出一处这个街区所需要、却从未有人刻意规划的停顿空间。

跳蚤市场

巴勒莫



摄影：C. Firvida

跳蚤市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活跃的古董与复古物品市场。它周二至周日营业，位于多雷戈街、阿尔瓦雷斯·托马斯街、康塞普西翁·阿雷纳尔街与赫内拉尔·马丁内斯街之间的街区，正处于科莱希亚莱斯、巴勒莫与查卡里塔的交界处，在同一空间内融合了经典古董集市与当代设计、旧书及复古服饰。

在这里，出售19世纪家具的资深古董商，与提供再生设计作品的年轻设计师比邻而立；黑胶唱片收藏家，与出售旧时代服饰的商贩共处一堂。正是这种多样性，让这个市场既难以定义，又让人乐于在其中流连数小时。这里没有两次一模一样的造访：摊位在轮换，物件在变化，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

作者手记

跳蚤市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像它自己的地方之一。这里没有策展，也没有精心设计：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式“大杂烩”（cambalache）最纯粹的形态，混乱、令人惊喜、独一无二——这一切正是这个词所蕴含的一切。